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

葉氏春秋傳卷十九

宋 葉夢得 撰

昭公三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既失守其宗廟矣何以書至春秋之辭也公雖居外而義不敢以外公故猶以在國之禮書之也

夏公圍成

成孟氏之邑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成也附於季氏齊侯謀納公梁丘據取申豐之貨請先卜於成故公以齊師伐成而不能克公既失國而假人之師以伐私邑故挈公焉病公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謀納公也邾莒魯之怨杞伯不能自立久矣而何盟焉著齊志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九月庚申楚子居卒冬十月天王入

于成周

成周東周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三子與朝皆王之大夫也何以不言出周非大夫所得同出也故與王子瑕之辭一施之何以知其齊自周出也王猛卒于王城而尹氏立朝王城亦王國也以别於成周爾及敬王入於成周而三子以朝奔楚則其出固自周也葉子曰或曰禮天子不言出朝嘗

立而君矣為其以不正非所得君也故春秋奪之不得與天王同辭是豈瑕之比歟非也君朝者誰乎尹氏也春秋固未嘗與之夫不見與於春秋何君之云是亦周之大夫爾天子不言出非君子之言也吾固論之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稱國以弑衆弑君之辭也此闔廬之弑也何以言衆

僚以篡立衆之所弃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楚大夫之三命者也宛暱費無極之讒而求説於令尹囊瓦以其藏甲取賂譖之囊瓦信費氏讒而殺宛盡滅郤氏族黨郤宛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樂祁犁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此誅納公也鄟陵之盟合三國而後不果令晉復合諸侯之大夫而士鞅取

貨於季氏齊宋衛亦無成然辭無所貶以公不能於季氏則未可責諸侯大夫之不能復公也葉子曰黄父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天子而有天下者也扈之會大夫不貶所以正諸侯而有一國者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邾快來奔

快邾大夫之三命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也次于乾侯待命于晉也公既不得於齊因邑之會故改而求之晉見公不得其所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六月葬鄭定公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高張齊大夫之三命者也齊侯嘗唁公矣此何以復唁公以公求晉而不獲也非徒吾不能納晉亦不能

納爾齊侯於是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

焉公於是復如乾侯

公如晉次于乾侯夏四月庚子叔詣卒秋七月冬十月

鄆潰

内未有言潰者此何以言潰見公之失民也始公出

齊國人如釋重負公之居鄆齊侯命之鄆人未必欲

也故公舍齊而適晉鄆人遂潰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鄆潰故公留于乾侯中國不言在言在存公也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秋八月葬晉頃公冬十有二

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滅國不名内無君也徐子何以名賤之也吳子始伐

徐防山而水其城徐子斷髮攜其妻子以逆吳子吳

子為唁而送之使邇臣迫其後徐子乃奔以徐子為

求服不獲而奔也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如會晉荀躒

于適歷

荀躒晉大夫之三命者也謀納公也意如身為惡晉欲納公而意如何謀焉著晉志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晉侯嘗謀納公矣何以復唁公以季氏為不欲也葉子曰齊晉皆無意於納公者也夫諸侯失位自非得罪於其國而不能容則必有與之爭國而篡奪或權臣擅命而迫逐之也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既無以討

其罪則諸侯力能正之則正之者義安得而不為乎故春秋凡納君而得其正者未嘗不與也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楚人圍陳而納之春秋雖夷狄楚然猶書納頓子于頓蓋善之以勸諸侯之義也方昭公之時見逐於季氏茍明君臣之義者孰不欲加誅於意如而大國先於齊晉晉為霸主尤諸侯之所服而聽命者也使果有意於納公一興師而季氏無不服矣而公徬徨於陽州乾侯之間者八年齊一為鄟陵之盟

而謀之於其怨與弱國晉一爲適歷之會而謀之於其罪人中間雖晉合五國以會於扈而齊不與士鞅卒取魯貨而無成功晉侯不以爲過也有意如不能問而徒取鄆圍成寄公於乾侯此豈其志哉故齊徒能使高張來唁其不得見於晉晉徒能使荀躒來唁其不得入於魯不知其責皆在於已而莫之爲也故春秋據其實而書之未嘗加之辭亦以爲不待貶絶而自見者非特發齊魯之隱使不得欺於當時見昭

公之暗且懦墮二國之計徃來迭求至死而弗悟雖
無季氏固未可保其國者也
秋葬薛獻公冬黒肱以濫來奔
黒肱者何濫之黒肱也何以不言濫邾之別子非受
封於天子者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闞内邑也魯羣公墓之所在孰取之公取之也公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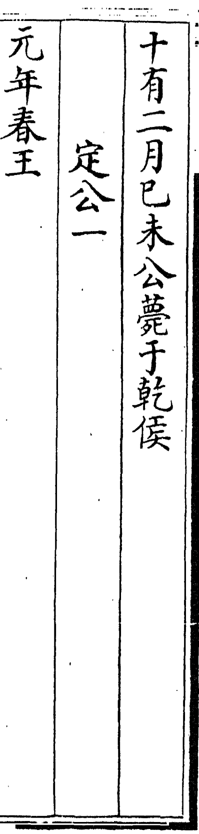
乾侯則何以取闞公以乾侯為不得其所故欲託於先公之墓以居也內邑則曷為謂之取以公不能自有其地猶取之外

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髙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仲孫何忌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韓不信仲幾世叔申國參晉宋衛鄭大夫之三命者也天子之都而諸侯

城之正也諸侯不自城而使大夫城非正也何以無貶辭以大夫有勤王之心不可貶也大封天子合衆之禮也古者天子無城成周而城天王固已病矣諸侯無封城成周諸侯固已違矣然而王室亂天子不能城諸侯而不能共其事大夫而能共其役變之正也雖欲加之辭不可也何以不言京師宗周亦京師也葉子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王室烏在城而後固與蕆十一

月土功興司徒詔民司空詔事雖宮室溝洫道路之政皆在王而有城未有壞而至於脩也王畿之内凡徒役之政家一人歳三日功築不煩而民無所困其力城而有役未有勤民於民也然不幸而至於城諸侯不能共其事大夫不能共其役夫誰與王立者故義所可城城邢雖諸侯猶可況天子乎城楚丘雖遷而城猶可況不遷乎吾是以知其為變之正而通乎大夫之城者春秋之義也乃天王之病則自若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定公一

元年春王

何以不書正月元年正月所以正始也定之立不以正則其始不得為正也定公昭公之弟也昭公薨季孫意如廢大子公衍而立定公定公蓋受國於季氏非受國於昭公也國不受於先君而受於權臣非正也大子不得位而弟得位亦非正也元年者定公之

年也定公以六月即位而得稱元年稱年者不以月元可與也月者元年之月也可以其始稱元不可以其始稱正正不可與也葉子曰舜避堯之子三年然後踐天子位方其格文祖曰月正而不言正月未踐位則不可言正月也武王伐紂二月而後克方其渡孟津曰一月而不言正月其未克紂則不可言正月也夫正之不可易如此雖舜之未得位武王之未得國且猶不敢稱而況於定公乎如是而後知天子諸

侯不可輕以其位與人人亦不可輕受其位於天子諸侯雖有大臣亦不可以其權而輕予奪其君故以定公一見法焉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此天夫之執也何以與霸主之辭一施之以霸主之令執也以霸主之令而執則何以言晉人役在王都仲幾不受功而執之不以歸之天子而歸霸主三月而後返諸京師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公薨于乾侯非正也故辭閒容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戊辰公即位

諸侯薨五日而殯正棺乎兩楹之間而後即位者喪次之嗣位也不書踰年以其正月朔即位者朝廟之君位也書而不日昭公薨至是踰年矣不嫌於一年二君則不必待踰年而即君位自癸亥至戊辰歷五

日殰之節也曠年不可以無君則以喪次之嗣位遂

正朝廟之君位者變之正也故特書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九月大雩立煬宫

煬宫者何煬公之宫也煬公伯禽之子廟巳毁矣毁

而復立非禮也

冬十月隕霜殺菽

記異且災也建酉之月而隕霜固異矣又殺菽焉不

言草殺草不為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以雉門及兩觀災自雉門始也禮天子有兩觀諸侯
有臺門魯何以有兩觀周公之賜也
秋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何以言新作有加其度也禮天子之門制路門不容
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魯雖得有庫門雉門以
天子皐門應門而為之也新作雉門及兩觀豈有因
災而僭天子者歟故與南門之辭一施之子家駒言

魯僭天子之禮曰設兩觀設之為言有為為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秋葬邾莊公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公孫姓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沈楚之與國也故晉以

不會召陵而討焉然以蔡怨楚因使伐沈蔡遂滅沈而殺其君非道也是以沈子先名而後言殺之之緩辭也不與其正之辭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

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楚囊瓦有美裘之怨於蔡侯止蔡侯於南郢不歸者三年晉以蔡侯之請合十八國之諸侯會于召陵以侵楚天子以王臣臨之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而辭諸侯固已失矣故公再合

諸侯而為此盟後亦無聞焉蔡侯於是求於吳而吳入郢中國無能為而後句吳得以致其功以諸侯為不足序也

杞伯成卒于會六月葬陳惠公許遷于容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劉卷卒

劉卷者何劉子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嘗主會以臨我天子為之赴而我喪之也何以不言爵寰內諸侯不言爵不得以爵見也

葬杞悼公楚人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孔圉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劉文公

卷何以稱公主人之辭也古者卿六命賜官故卿得臣其邑大夫不得臣其邑得臣其邑則言公不得臣其邑則言主公者君也故曰大夫不稱君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吴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蔡以楚圍請救於吳吳子為之興師故以蔡侯吳子及楚人言蔡之主戰也吳何以稱子進之也召陵之會皐鼬之盟諸侯既無能為吳子能為之出師一戰而復楚讎則中國之不若也其曰蔡侯以吳子何言吳子之為蔡用也此楚囊瓦之師也何以稱楚人貶而人之曰是拘蔡侯者也

楚囊瓦出奔鄭

囊瓦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庚辰吴入郢

吴何以復稱國甚惡之也吴既入郢以班處于楚王之宫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葢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也何以不言楚既惡之矣不使得與諸侯入國之辭同故不以楚與之是入郢而已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夏歸粟于蔡

孰歸之我歸之也我何以歸粟於蔡蔡圍於楚而饑

諸侯相與共歸之也諸侯歸之則何以獨言我救災恤患諸侯之道人得自爲者也

於越入吳

於越者何越之自名者也名從主人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葉子曰學者言春秋内大夫弑君皆貶不書卒是以公子翬不書卒仲遂卒有爲而書之也故以意如書卒爲正其爲定公之大夫以見定公不討賊而賞私

勞吾以為不然弑君之賊以為君貶之而不卒邪則
桓公與翬同惡者也桓公既以弑立而進翬為三命
稱公子其為大夫可知矣安有生以為大夫而死反
追其罪不以大夫卒之乎以為春秋貶之而不卒邪
則翬進三命之大夫尚不以進桓而書卒意如之為
大夫當從先君而不革乃反責之為大夫而卒之乎
二義皆無當春秋不輕以弑加人昭公雖以意如逐
君而死於外正以為弑則春秋宜有別矣楚公子比

從弃疾之立靈王縊而死以公子比主弒葢靈公之死由比也令昭公不以逐而死不得其正謂意如爲弒可乎然則翬弒而春秋無貶文以桓公主弒也遂弒而春秋無貶文以宣公主弒也貶翬遂則桓宣得以免矣意如之罪異於二人春秋於昭公書季孫意如固不待貶絶而自見棇其惡定公而不書正月所以誅意如者已盡而定公終身不得爲正其貶之亦孰大於是則治定公與意如者不在其卒意如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叔孫不敢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游速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季孫斯吾大夫之三命者也使舉上客季孫斯仲孫何忌何以並見非使介也以二卿並出也聘則何以使

二卿出非常聘也為陽虎請已也陽虎欲作亂謀殺三桓取魯國因季孫斯獻鄭俘强使仲孫何忌報夫人之幣與之俱以爲後圖於是何忌謂范鞅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如先君季孫斯蓋畏虎而不能止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

祁犁使晉嘗主於范鞅及是趙簡子逆而飲之酒范氏趙氏方交惡范鞅怒以其私告於晉侯曰祁犁以

君命越疆而使未致而私飲酒於趙氏不敬二君乃執之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冬城中城

中城公宫之城也三家既張公懼於為亂故脩中城以備之不正其脅於疆臣而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鄆内邑也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得鄆也其事則史失之矣其曰仲孫忌者何仲孫何忌也不

曰何忌闕文也

七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于鹹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北宮結衛大夫之三命者也鹹之會齊侯召衛侯衛侯欲叛晉而事齊諸大夫不可衛侯乃使北宮結使齊私齊侯曰執結以侵我大夫則從矣齊侯於是執結以侵衛非伯討也故以人執

齊侯衛侯盟于沙大雩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國夏齊大夫之三命者也

九月大雩冬十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曹伯露卒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葬曹靖公九月葬陳懷公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從祀先公

從者何順也古者謂從為順橫為逆先公者何閔公

也孰祀之陽虎也文公躋僖公以先閔公魯人以為
逆祀陽虎欲去三桓而代之故順祀閔公僖公以求
說於魯人何以不言陽虎不與陽虎得主宗廟也禘
則何以謂之祀禘非陽虎之所得為也閔公則何以
謂之先公閔公非陽虎之所得正也是非為宗廟之
禮者曰從祀先公云爾

盜竊寶玉大弓

寶玉大弓者何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魯之分器

也古者天子分寶玉于同姓之邦時庸展親諸侯分守之以爲寶焉盜者何陽虎也陽虎何以謂之盜取非其有也陽虎欲誅季氏不克故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奔齊何以書天子之命器也

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得寶玉大弓得者何不求而獲也惡得之陽虎歸諸堤下而得之也何以不目堤下大寶玉大弓也失之書得之書所以爲重者不在地也

六月葬鄭獻公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秦伯卒冬葬秦

哀公

十年春王三月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

谷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鄆前見圍蓋叛而附齊矣讙陽虎之邑虎挾之以入

齊龜陰龜山之陰也三田皆齊之所侵既與我故會

而復歸之何以書善公之有以得齊也葉子曰三田

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夾谷之會退萊兵而齊

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勇智者所不為而謂孔子為之乎始齊以國夏師師伐我我報而侵之者再自是遂不復交兵及陽虎叛而奔齊請師以伐曰三加必取之齊侯以鮑國之言而止遂執陽虎是時晉政已衰平公不能主諸侯故公德齊叛晉而與之平則齊魯固相與為好矣是以夾谷會而不盟使齊果有意於得魯則方陽虎之奔因之可以乘其間何舍是不為而反僥倖一旦之勝乎孔子在齊十餘

年景公欲以尼谿田封之晏子止焉齊大夫蓋有欲害孔子者則齊之君臣固不足以知孔子使其知之必不肯以裔夷之俘行其詐使其不知則何畏乎一言而為之退乎公羊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爲是來歸之吾以此言為猶近孔子之用於魯蓋未嘗得盡行其志也使孔子而得盡行其志其為魯者必有道矣何必危其身以要人之所不可必其曰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足

異門而出者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沬者曹沬之事尚不足信而況於孔子二氏不能辨蓋欲尊孔子而反卑之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叔孫州仇吾大夫之三命者也郈叔孫氏之邑也邑不言圍此何以言圍以公之不能正郈也叔孫成子初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不可武叔立以公若為郈宰而使侯犯殺之弗能其圉人殺公若侯犯以郈叛

於齊有叔孫氏之彊而後南蒯得以肆其惡以國為
有政焉則不至於是也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宋樂大心出奔曹宋
公子地出奔陳
公子地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叔孫州仇如齊宋公之
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景公之母弟也仲佗石彄宋大夫之三命者也暨

强也景公嬖桓魋而與其母兄公子地爭辰教地使出奔避公以爲禮而公弗止辰爲之請而公弗聽辰曰是我欺其兄也乃强仲佗石彄奔陳以要公以景公爲不能兄也故目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蕭宋邑也辰自陳入于蕭將以正桓魋也仲佗石彄與公子地從辰入蕭則非强也故言及何以言叛要

君也其猶以弟目之宋公之爲也

夏四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何以不言叛從叛人則叛可知矣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叔還吾大夫之三命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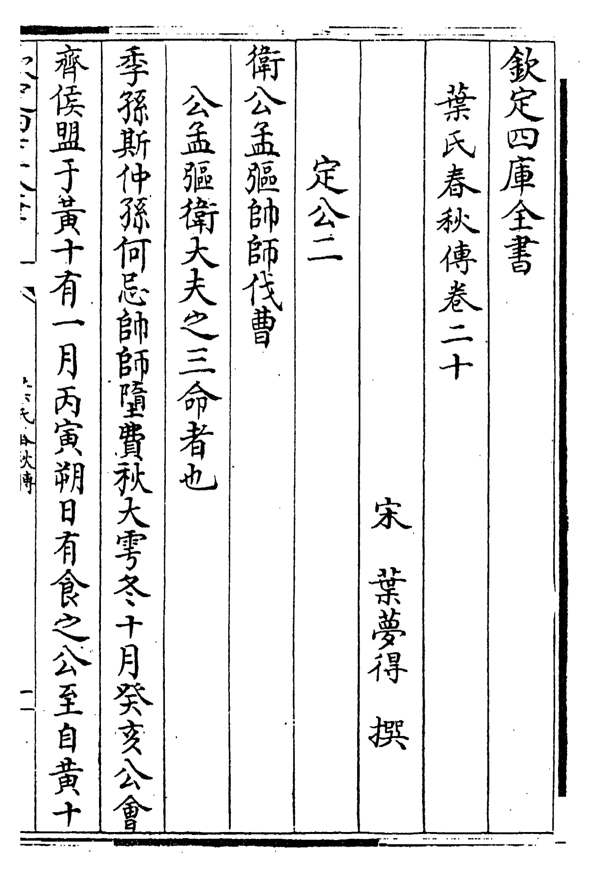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夏葬薛襄公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者何毀其城也葉子曰左氏言仲由爲季氏宰將

墮三都然歟非也三家之强久矣昭公欲殺季氏無以爲之謀至於失國春秋未嘗與焉令仲由陪臣而季氏之隸也夫安得墮其主邑而併二都得以治之乎或以爲孔子爲政於魯而以命仲由方是時三家猶彊孔子雖爲司寇而未嘗得行其志正使爲之亦有道矣何至以家臣謀其主反使不服而犯上此豈孔子之術哉以吾考之自陽虎叛季孫氏叔孫氏皆屈於家臣故南蒯不得意於意如則以費叛侯犯不

得意於州仇則以郈叛墮郈墮費二氏自爲計而欲去其險爾是以郈帥師主州仇費帥師主斯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蓋懼二氏之討已而先之夫何有於仲由此亦尊孔子而反畀之者也

葉氏春秋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葉氏春秋傳卷二十

宋 葉夢得 撰

定公二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公孟彄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秋大雩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公至自黄十

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內不書至此何以書至危公也成黨季氏以逐昭公復結齊以救季氏卑公室而犯其君於二氏爲尤甚郈費各叛其主故二氏皆自爲之謀矣成獨未嘗叛則墮成非季氏之欲也故公斂處父以爲無成是無孟氏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於是自圍成家臣而叛其主固已彊矣陪臣而叛其君彊孰甚焉以公爲危矣內書至惟桓會戎于唐與此而二蓋視之猶異域

然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夏築蛇淵囿

有鹿囿矣又築郎囿焉有郎囿矣又築蛇淵囿焉

大蒐于比蒲衛公孟彄帥師伐曹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趙鞅之邑也荀寅士吉射謀作亂鞅據其邑以逐君側之惡人焉此家邑也何以言入逆辭也以其入之道為逆也何以謂之叛以地要君非君命而擅

興師則是叛者也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荀寅士吉射皆晉大夫之三命者也朝歌晉之邑也

晉趙鞅歸于晉

荀寅士吉射奔則鞅釋兵而復其位矣此叛者也何以言歸順辭也以其歸之道為順也葉子曰春秋之責臣子可謂嚴矣昔者太甲立而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

篡鬻拳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刖君子以爲愛君人臣之事君有不幸不得道其常如伊尹鬻拳者雖其志不失爲愛君然要不可爲天下法是故鞅之事雖逐寅吉射而晉少安不得爲不忠然據邑而有其地專兵而有其權亦不得爲晉之道君子將與之則亂臣賊子必有假之以劫其君不與之則惡人在君側而大臣不能正國終無與爲者也是以治其始則正之以

名而書叛原其終則察之以情而書歸使逆順兩得其道而不相廢則涖經事者不失其宜遭變事者不失其權矣故以鞅一見法焉

薛弑其君比

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

公叔戍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衛趙陽出奔宋

趙陽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公子結公孫佗人楚陳大夫之三命者也滅國未有言兩國之師者惡楚也楚嘗圍陳以納頓子矣令以陳媿而滅頓爲人而滅者甚於已之滅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吳子光卒公會齊侯衛侯于牽公至自會秋齊侯宋公會于洮天王

使石尚來歸脤

石尚王之上士也脤祭肉也古者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曰脤熟曰膰前未有言歸脤者此何以書善王命也自王季子來王命不復加於魯矣見天子所存猶有祭與號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見辰不見公子地仲佗石彄以景公爲不可正而辰

獨去之也故終以弟言之

大蒐于比蒲邾子來會公

來會會于比蒲也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蓋約信以命事焉蒐而會之非禮也會公云爾

城莒父及霄

秋而城畏晉也以莒父及霄小大之辭也葉子曰是歲無冬蓋定公至是而終矣定公之立以季氏故元年不書正月自二年而書正月不得已而與之正也

然定公終不可以爲正故於其終復去一時其始無正言其不得受之於王也其終無冬言其不得承之於天也桓公之罪大故絶其二時因其聘與朝而正焉定公之罪小故絶其一時其在人者無所與責也則正其終而已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也不敬之道甚於食角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何以郊五卜而從也五卜强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諸侯有大寢有小寢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達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邾子來奔喪

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星

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
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妾母也何以不言夫人薨哀未成君未致之
爲夫人也非夫人則何以書卒哀己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九月滕子來會葬丁巳葬我君
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辛巳葬定姒

定姒者何未致之爲夫人則繫之定也未致之爲夫

人何以得繫之定哀公將致之則不以妾母葬之也

曾子嘗問於孔子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定姒後公葬非禮也

冬城漆

不時也

哀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鼷鼠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秋齊侯衛侯伐晉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此伐邾三卿也何以不言季孫斯季氏彊也古者唯天子三公不與諸侯盟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畀邾子而不與盟以季孫斯為僭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納者何與其納也君薨矣蒯聵何以稱世子明正也輒不得受命於王父則蒯聵之世其國者正也葉子曰左氏載蒯聵使戲陽速殺南子之事然歟非也子路嘗問於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推而下之至於民無所措手足使蒯聵果欲殺南子則弑母之賊也安有

弑母之賊許之以繼世而謂之名正而言順乎是故夫子不為衛君子貢固知之矣葢蒯聵始以南子召宋朝聞宋人之歌而醜之其歸必有正南子者而南子愧焉故欲加之罪誣以殺已爾戲陽速附之者也左氏不能辨遂以爲實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此亦左氏之言

從公羊之說固不可以爲訓以左氏爲正則輙非靈公之所立亦安得爲受命於王父乎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趙鞅以兵車之旆先陳而會鄭師故以趙鞅及罕達言鞅之主戰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公子駟蔡大夫之三命者也楚圍蔡以報柏舉之役蔡人辨男女以聽命楚使遷於江漢之閒而還蔡以駟謀復請於吳以遷州來而不果吳人將襲之乃殺駟以說吳公子駟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曼姑衛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石曼姑之師也何以先齊國夏不使子加於父也何以不言衛戚不外戚於蒯聵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桓宮僖宮桓公僖公之宮也曷爲以謚舉之遠也遠則何以不毀三家之為也禮諸侯五廟自襄數之至成於太祖之廟為五三家皆出於桓及僖而始大是以存而不毀三家之私也何以不言及尊相敵也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啟陽

以夏而城畏晉也定公城中城矣又城莒父及霄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郛城毗城邾瑕蓋莊宣二

君而書城者各一隱桓文成四君而書城者各再至襄以來求於城者始亟襄一君而城者四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七則定哀守其國者如是而已

宋樂髡帥師伐曹

樂髡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公孫獵蔡大夫之三命者也以人放者放有罪之辭

也州來之役以公子駟不即遷旣殺駟以說吳獵復

放于吳皆有累於駟者其事則史失之矣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盜賤者也何以不言弒其君賤者不得列於君臣也

蔡公孫辰出奔吳

公孫辰蔡大夫之三命者也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

稱人以執非伯討也其事則史失之矣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公孫霍蔡大夫之三命者也蔡侯之弑春秋書盜而左氏以為大夫公孫翩大夫不得言盜非是其事史失之矣公孫辰與姓霍蓋盜黨蔡於是逐辰而殺二人公孫姓公孫霍之死罪累上也故以國殺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楚人圍蠻蠻氏潰出奔於晉楚人以師臨上雒索於

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

晉人於是執戎蠻子而歸於楚若京師然然非伯討

也故以人執赤何以名不返也

城西郛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商社也古者天子必存亡國之社屋其上而柴

其下以為廟屏戒魯何得有亳社周公之賜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葬滕頃

公

五年春城毗夏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

閏月不書此何以書著喪禮也以月計者數閏以年計者不數閏葬者計月不計年以景公葬為得節一見正也

六年春城邾瑕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吳伐陳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叔還會吳于柤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齊陽生入于齊

陽生齊景公之世子也何以言入逆辭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爭既偽許之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詐國人立陽生而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道則逆也

齊陳乞弑其君荼

陳乞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殺荼於駘者朱毛也曷為以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既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不嫌於免朱毛而陳乞之罪不可以

不正春秋之義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向巢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皇瑗宋大夫之三命者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魏曼多晉大夫之三命者也

夏公會吳于鄫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入邾者伐邾而入也何以不言公諱之也師入邾處其公宮與吳入郢之師何擇焉以公爲一闔閭也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弘鄭大夫之三命者也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此滅曹也何以不書滅惡宋公也曹文之昭也武王殺紂立武庚武庚叛復立微子於宋以代商後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賓之弗臣曹伯雖失德然於宋未

有罪也宋以向巢伐之固已過矣既又圍之歴三時
而卒入焉虜曹伯歸而殺之遂以滅曹君子以宋為
忘武王之徳矣故書其始入不書其終滅不使曹得
滅於宋也虢未滅而虞師晉師先書滅夏陽罪在滅
者也曹已滅而宋公不書滅罪在滅之者也

吳伐我

何以不言鄎至於城下也初鄫人道吳師以克武城
遂自蠶室庚宗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吳吳人行成

始為城下之盟而還以我為恥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外取內邑不書此何以書賂也公前入邾固非道矣至是猶未釋也邾齊之出將爲之伐我焉故公賂二邑以求免於是歸邾子益葉子曰讙闡之事吾何以不證於左氏而證之穀梁歟陽生娶於季氏非內女不書則有之矣而齊以季姬故來伐我及我與齊平則不得不見經也而皆不書且季魴侯之罪使公治

之而齊罷婚可矣公何罪而受伐焉男女之别人倫之大也誠以有罪來討亦安可以賂而復合又從而嬖之非人情也若曰以執邾子而取邑釋邾子而歸邑則春秋之世所應有故公羊亦云吾是以知穀梁之爲近實也

歸邾子益于邾

諸侯虜而返未有言歸者此何以言歸與内也我既與吴盟故釋邾子而返之其言歸何易辭也我脅於

吳而聽焉則其歸為易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讙及闡

此其為賂也曷為歸之邾子歸也何以不言我其與之恥其歸之恥不可以我見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雍丘宋邑也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鄭罕達救之不克大敗宋於是取鄭師唯使能

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則鄭之免者無幾矣

夏楚人伐陳秋宋公伐鄭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

侯陽生卒夏宋人伐鄭晉趙鞅帥師侵齊五月公至自

伐齊葬齊悼公

葉子曰諸侯弒而以疾告春秋從而書卒見於左氏

者三吾信其一不信其二吾豈苟然哉楚麇之弒見

於圍之行事而慶封亦言之此吾之所信也鄭髠頑

之弑吾既言之矣齊陽生之弑吾亦未知其説夫弑君之惡亦大矣自非亂臣賊子欲篡而爭國則必彊宗大家挾權專政而肆其虐令陽生左氏不言其故直曰赴于吴師而已未見陽生取弑於齊者也其赴於吴以爲同好而告之邪則兵方交非以爲好也將畏吴而求説邪吾既卒能敗之何懼而遽弑君乎吴子三日哭於軍門之外以爲恤其災而哀之邪則宜不伐喪而返也將必自海而伐之則何爲而哭乎既

無當於人情而齊未有討弒君之賊者春秋乃書葬則陽生固未嘗弒也姑以為從赴告則非春秋之法此吾之所不信者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薛伯夷卒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國書齊大夫之三命者也此猶吳之言伐我也冉求之師入齊軍孟孺子奔齊人從之遂涉泗冉求之師

獲齊師甲首八十齊師乃宵遁則至於城下矣是非

我之所恥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獲齊國書

公會吳伐齊齊人不服國書將中軍皆欲死戰故以

國書及吳言齊之主戰也獲國書死於敵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毋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齊衛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賦軍賦也古者自甸而上有軍賦成公作丘甲其厲民固已甚矣用田賦則凡受田者皆有賦雖井猶不免焉用者何賦不以田用田而賦舉丘之賦而加之田非正也於是季孫肥使冉有訪於孔子子曰君子

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子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其是之謂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何以不曰夫人昭公取於

吳諱取同姓也古者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所以别男女也諱取同姓則何以謂之孟子疑辭也若宋女然何以不言薨疑其爲夫人則不可以言薨也葉子曰吾何以知孟子之爲宋姓歟記曰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孟子云者魯人之辭也宋魯婚姻之國故因之以爲稱春秋從而不革史也其書吳則義之云爾孔子所以爲法受過焉是以陳司敗嘗問於孔子曰昭公知禮乎子曰

知禮陳司敗曰君取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公會吴于槖皐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宋向巢帥師伐鄭冬十有二月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師未有言取者此何以言取不正其以詐乘人而盡獲之也嵒宋鄭之隙地也鄭人城嵒以處宋之叛族向巢伐而圍嵒鄭罕達復圍之宋以桓魋救其師罕

達徇其師曰得桓魋者有賞魋遁而歸鄭於是取宋
師獲其二大夫以六邑爲虛則宋之免者無幾矣

夏許男成卒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黄池

會未有言及者此何以言及會兩伯之辭也吳何以
謂之伯進吳子也吳子與晉會黄池晉侯問師故吳
子曰天子有命周室卑弱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
可以告無姬姓之振也今君將不長弟以力征於一
二兄弟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用親聽會晉侯以

其僭王稱使復命曰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孤
以下無所逃罪令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天命圭有
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諸侯是以敢辭君若無卑天
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吳
子許諾辭尊稱居卑稱乃退而會吳先歃晉侯亞之
吳遂以伯君子以是進吳子也何以先晉侯不使吳
子得主中國也葉子曰吳楚皆非中國者也吳晚見
春秋抑之常甚於楚楚屢會中國以長諸侯皆不免

於郢雖莊王之賢不得一以伯稱吳自季札之聘柏舉之戰僅得以爵見然與中國會未嘗不殊惟一見於戚者下與鄫人齒而已今夫差胡為遽許之以伯哉蓋莊王之會欲以强奪諸侯而陵晉夫差之會欲以禮尊天子而責晉從莊王之義則干戈必至於中國從夫差之義則朝會必能尊中國此其所以異也夫差之志雖未必然而春秋之義蓋以其道不以其人故曰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公子申楚大夫之三命者也

於越入吳秋公至自會晉魏曼多帥師侵衛葬許元公

九月螽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記異也何以不言次旦見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區夫陳大夫之三命者也

十有二月螽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國之西也孰狩之公也何以不言地不使麟得爲地有也何以不言公不使麟得爲公獲也公狩而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孔子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於是感而作春秋何感焉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麟不至而狩獲之子曰吾道窮矣此春秋所以感麟也故以是始亦以是終葉子曰春秋以獲麟爲終始吾既言之矣四靈

王者之物也然易以乾言聖人之進退而六爻皆取象於龍其在初六曰潛龍勿用楚狂接輿比孔子於鳳而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是四物者皆聖人以爲類則麟非孔子以自說者歟龍非時而隱謂之潛鳳非時而出謂之衰則麟非王者不見而人獲之固麟德之衰也孔子伐木於宋削跡於衛窮於商周阨於陳蔡其亦出非其時而人以爲不祥者歟道之廢興君子之用舍天也孔子蓋自任之矣故曰文王

既沒文不在兹乎又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求之天下而卒不得則天宜無意於斯也是以不復夢見周公則知其衰鳳鳥不至則知其巳及顔淵死曰天喪予子路死曰天祝予此麟之獲所以爲吾道之窮也春秋有闕一時而不書者矣有闕二時而不書者矣此責之於時君者也未有闕三時而不書者焉獲麟而闕三時不書其意若曰春秋吾以無王而著一王之法者也天下之所宗者王也王之所承

者天也王者既不作則所謂承天者終何以見乎此其所以獨以春首時而不書王正月一見獲麟而闕其三時非明王者之事而盡天人之道者未足與言也

葉氏春秋傳卷二十